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998 中国最佳随笔/韩小惠选编. —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1999. 7

(太阳鸟丛书)

ISBN 7-205-04514-2

I. 19… II. 韩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3044 号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340 千字 印张: 16 ½

印数: 1—6,000 册

1999 年 7 月第 1 版

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陶 然

版式设计: 王珏菲

封面设计: 金 明

责任校对: 孙东岩

---

定价: 22.90 元

《太阳鸟》丛书  
编辑委员会

张中行 牛 汉 谢 冕  
林 非 孙 郁

策 划：韩忠良

## '98 随笔浏览

韩小蕙

遴选本书真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工程，你看，费尽辛苦，征了北京天安门广场那么大一片地，打好了上海电视塔那么坚深的地基，又从全国各省、四面八方搞来了上好的建筑材料，之后就是日夜兼程地大干快上。好不容易迎来了封顶大典的日子，但却突然发现：糟了，费用已大大超过工程预算！于是，只好忍痛压缩规模：东西配殿，不要了，前后副楼，取消了，花园、草坪、运动场、游泳池、停车位，一律免了，就连高度也一降再降，从摩天大楼“低、低、低”地降成了普通民居……哎呀惨哪，一篇又一篇地斫削，无异于一块又一块地拆砖撤瓦，从上百万字一直砍到三十万字，才总算稳住了阵脚，还不敢回眸，怕忍不住又跑回去，再把大元宝拣回来，虽说不上剜心挖肉，但也是疼得浑身痉挛，多少天里找不着感觉。唉，照这么搞法，书还未编成，人就先得以身殉职，惨烈焉！悲壮焉！

不过也好，就算又转回来重新浏览了一遍 1998 年的随笔风景。

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对 90 年代以来的散文随笔创作热，一直持乐观态度，虽不敢断言高峰不高峰的，然而我认为它一直在朝前走，意气风发地走在文学创作的康庄大道上。我不同意对它全面否定的那几声责难，那多是它的作者失语之后的哗众炒作，因其太不实事求是反而显得没有力量，根本是可以忽略不记的。我此语并不失之尖刻，眼前的这部书稿又是一个绝好的例证，86 位作家的 106 篇文章，全部都在水平线以上，有几篇甚至可以留传下来，再过若干年后重读，相信依然可以使我们的灵魂深深震颤。

谓予不信，白纸黑字，我们可以立此存照。

(一)

依照以往编书的惯例，本书还是以作者的年龄排目录，因此，九秩高龄的张中行先生，成为我们的第一人，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。

行公的人生简直可以称为一个生命奇迹。他一辈子读过的书排列起来可以登月，所经历过的坡坡坎坎也足以绕地球三匝，然而直到今天，老人家耳不聋，眼不花，走路不蹒跚，吃饭不挑拣，识人一认一个准儿，思维与记忆力俱高度明白清晰，每周必写出三两篇散文随笔来。本书所收的《谈天二题》即其中上品，我是于1998年春夏之交就读到了这篇文章，当是时立即折服，在记忆的横断面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该文有如晴天霹雳，对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乃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传统说法，提出“不能同意”，语气虽还是老先生一惯的平和口吻，却犹如出鞘宝剑，寒光一闪而亮彻天下，不知怎的使我联想起喜马拉雅群峰发生的山崩地裂式的特大雪崩。待风暴止息，再看那银妆素裹，已不是旧时相识。好文章就具有这样的力量，能把一种深刻的震撼，从你心底里一直传达到浑身每一根神经末梢每一个细小毛孔，最后使你情不自禁地叹息出一个“好”字来，这样的文章读过，你就放不下思也放不下想，举一而反三百、三千、三万，甚至直到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都有所改变。《谈天二题》就给了我这么一副新的眼光。

季羨林先生在1998年里度过了米寿(88岁)生日，依

他自己的话说，是“竟已到了望九之年”。对季先生的散文，已读过很多很多，像老人家自己钟爱的《赋得永久的悔》、《三个小女孩》、《我眼中的张中行》、《哭冯至先生》、《悼许国璋先生》、《印在泥土地上的两行字》等十余篇，还是我在光明日报“文荟版”上给编发的，可以说韩小蕙是季羡林散文的“追星族”。但读季先生的随笔并不多，不知道是写的不多，还是因我疏懒没有看见？不过，这回收在本书里的《漫谈散文》一文，真是让我大饱眼福，浅识了季先生学问深井里面的汨汨清水。说来这些年关于散文随笔的“新论”不少，旗帜林立，年年都有所“更新”，其中还包括一些脱胎于西方的新潮理论，确实使人有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惶惑。然而现在季先生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，使我明白了应该敢于坚持一些最朴素、最基本、最“陈旧”的理论，比如，季先生说：

“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，说什么散文的窍诀就在一个‘散’字，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‘随’字。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，不是最广义的散文，也不是‘再狭窄一点’的散文，而是‘更狭窄一点’的那一种。即使在这个更狭窄的范围内，我还有更更狭窄的偏见。我认为，散文的精髓在于‘真情’二字。”

这种话，看似老生常谈，但从季先生辈的老学者口里说出，就平添了令人不敢小觑的分量，因为人家精读的书

都比我辈见过的书多。

从我个人的阅读“场”来说，最喜欢的是金克木随笔。“性格即命运”这句话，用到金先生身上，可以改成“性格即文章”。老先生思维敏捷，智慧逼人，追求用自己的目光看世界，寻找属于个人的独到发现。甚至敢逆天下人之言而言。比如几年前他写的《两根灯草》一文，居然公开为千人嘲弄、万人轻蔑的严监生“翻案”，显示出非凡的胆识和才情。我是一个非常投入的“金迷”，对金文，不但自己是见一篇读一篇，而且广为文友介绍此宝贵经验，我坦白，每读一篇都一定有一篇的收获，有时是知识的，有时是观点的，有时是思维角度的，有时是增长智慧的，好比面对金先生聆听了一堂课。本书收录的这两篇，请大家好好读读，看看我说的是否一点不过分？

本书收录的十来位古稀之年的作家作品，也都各呈缤纷异彩。吴冠中先生是名播海外的绘画大师，也是功力深厚的文学大家，这回的《邂逅江湖》一文，以个人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为经，以文学笔法和文学语言为纬，将西洋油画风景与中国山水画合影共论，将美术界（也旁及文学、艺术等文化各界）的这个老也说不明白道不清楚的老大难的老问题，别开一洞天。林斤澜先生一向以文笔奇诡突兀著称，读他的作品要一吟三思，还不见得能领会过半，这回的《温故知新》一文，还是这种风格，还是这种笔法，将他重读《故事新编》的明白与不明白，寻他千百度。谷林先生做了一辈子金融财会工作，自己写的不多，也就是退休之后才时有笔耕，可惜身体、眼睛和精力都已随

着一辈子的兢兢业业化作清风,加上写得又呕心沥血,所以产量不高,所以不像有些日产两千字的到处见名,所以不大为人所知;但圈子里对他的文字功力深为钦佩,尤其是他写的一些文坛掌故、书林遗痕,于浓郁的书卷气中平静地述说着历史,就宛若把我们引领到人生边缘上,问我归何处?

其他诸篇,限于篇幅,此不一一了。

综上,我得出的结论,还是重申几年前的那个观点:在随笔领域,老前辈们宝刀不老,依然显示着强大的存在。

## (二)

在当代文坛,由于作家太多,七八十岁、五六十岁、三四十岁、甚至十几二十岁的都在写,都有好作品不断涌现,所以分“代”是极难的一件事,有人说是三世同堂,有人说是四世同堂,而且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剪不断,理还乱,怎一个“代”字了得?鉴于此,下面我就不按年龄和资历排队,只分说男作家和女作家。

依习惯,先论男作家。

王蒙先生的随笔一向写得睿智深刻,充满人生机趣,怎么读怎么有感觉。《难得明白》一文,蒙公写得动容动情,我们亦读得动容动情,尤其这么一段,让我过目不忘:

“他(指王小波——韩按)认为文化遗产固然应该尊重,更应该尊重这些遗产的来源——就是活人的智慧。是活人的智慧让人保有无数的希望。他提倡好好地用智,他说:‘人类侥幸有了

智慧，就应该善用它。’他说得多朴素多真诚多实在，他在要求大家，再不要以聪明文明明白为耻了！看到这样的话蒙都想哭！”

我想我明白王蒙先生想哭的内容是什么，索性敞开窗户，把亮话大声说出来：不就因为蒙公智慧超常、聪明过人吗，有一些想贬低他或嫉妒他的人，就抓住“聪明”二字屡作手脚，表面上说他“太聪明了”，实际这里的“聪明”二字，已被西施换东施，当作味道全然不同的“油滑”解了。一次两次三次，蒙公就被蒙上了这不白之冤，后来甚至都形成了一种颇为暧昧的约定俗成，连朋友们都回避谈到王蒙的聪明这个话题。我初当文化记者时，曾怀着钦敬写过一篇《聪明人王蒙》，把他睿智过人的几件事描绘了一遍，自以为情真意切因而自我感觉良好，没想到后来有一位前辈悄悄告诉我，这个话题还是不写为好，把我浇了个透心凉。我当然不服，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，怀恨在心，心里暗恨着那个最初把“聪明”偷换成贬义词的人，我想他一定是个小人。感谢王小波替我、替大家报了一箭之仇，不知广大读者以为然否？

李国文先生写随笔和散文的时间不算太长，起于1990年写的《卖书记》，大大短于他的小说创作年限。然而这几年里，他对随笔的爱恋越来越热烈，几乎天天都有约会，于是三天两头就能有一篇新作问世，可谓遍地开花，如火如荼，又多又快又好。特别是1998年，他在双月刊《随笔》杂志上每期一篇，连发《说谥》、《十年前死为完人》、《不娶少妇》、《金圣叹之死》、《大师太

忙》和《小人礼赞》6篇，其文风犀利锋锐，挥洒自如，往往以说古肇始，直逼现实，该说文谈史时尽显书卷之气，该嬉笑怒骂时绝不容情，致使文章读毕，痛快淋漓，因而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，《新华文摘》、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杂志纷纷转载，圈内圈外读者争相传阅，最后甚至可说是取得了“轰动效应”。本书尽管篇幅有限，但经过再三再四的权衡，还是决定把《大师太忙》和《小人礼赞》两篇长文同时选入，因为我认为这两篇都是标志着1998年我国随笔创作高度的作品。

林非先生的《浩气长存》一文，写的是易水之畔那个千古故事，虽然荆轲的雄风已在历史的天空劲吹了千年，无论大人孩子，人人都会唱上一句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，可是但凡重提那段悲壮的往事，心中就仍会响起激昂的号角边声，令人激动不已。看得出来，林非先生是动了激情，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随笔，不仅为失败的英雄泣血，更为千古英雄偏偏遇到卑琐的太子丹而饮恨万年。

我也是在整理本书目录时才发现的，邵燕祥先生、牧惠先生和舒展先生，每人都收了两篇，这是偶然的也并非偶然——偶然在于挑稿子时没问作者，但求稿子好就留下，稿子不好就淘汰；并非偶然在于这三位先生的文章一惯好，好在关注国家大事，忧患民族前途，为人民请命代言，坚持说真话，锋芒所向，一切倒行逆施，摧枯拉朽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其情其文其人，都充满了令人感佩的凛然正气。加上三位先生的学识又好，多年来已铸成老辣而优美的文字，读之长见识，长思想，长胸襟，长精神。

余秋雨先生的《关于友情》一文，比起他的其他名篇，诸如《历史的暗角》、《苏东坡突围》、《风雨天一阁》等等，显得有点匆忙因而局促，气脉也不怎么流畅，但里面有些议论还是非常精彩的，直撼心扉。比如：“没有恶意，只是错位。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，错位却不能，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。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，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。”又如：“一次错交浑身惹腥，一个恶友半世受累，一着错棋步步皆输。”再如：“在友情领域要防范的，不是友情自身的破碎，而是异质的侵入。”还如：“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，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。”这些警句，会给我们今后的人生之路，遮一片荫凉，雨来了的时候，还可以躲一躲。

每年都有每年的大事记，1998年有一件大事成为文坛话题，即北京大学建校百年，引出了不少珠玑文章。本书收了黄宗江、汤一介、谢冕、陈平原四位先生的纪念文章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度，不料合起来一看，倒恰似分工合作：谢冕先生的《一百年的青春》，站立着翻开北大这部大书，把她最辉煌的部分一一指点给我们，提纲挈领，言简意赅，步步烁金，风光尽收；他还把自己对北大的理解一一告诉我们，什么是北大的灵魂？为什么这灵魂能薪尽火传，代代相继，支撑着北大穿越风雨交加的一百年？陈平原先生从考据的角度，论证了北大建校日到底应从何时算起，使我们对北大的了解和理解又加深了一层。黄宗江先生以自己对北大的会心与期冀，描摹出他心目中的北大形象。汤一介先生则用个人的经历，向我们讲述了

北大施予他的殷殷教泽。

关于环境保护和公共建筑,本书收了刘心武先生的《摇呀摇,摇到银锭桥》,还有叶廷芳先生的《只有世界的,才是中国的》二文,这标示着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境界和高度。关于人生思考,请看雷达先生对《行走的哲人》余纯顺精神的深刻理解与阐释。读李文俊先生的《“钢琴!钢琴!”》,葛兆光先生的《方言·民族·国家》和《画眉深浅入时无》,周国平先生的《人人都是孤儿》,则会有一种不同于作家随笔的感觉,可以领略到比较典型的学者随笔的精妙。

哎呀,又是篇幅有限,不能一一列举,只好请读者自己去赏析。

综上,很难得出一个什么新的结论,因为随笔年年写,不可能年年都有本质的或者突破性的变化,倒是可以从已连续“热”了八九年、而今还在被热爱的“文化奇迹”的角度,寻根究底问过去:

这到底是为了什么?

究竟是随笔的什么东西,吸引住了已变得越来越挑剔的读者?

我自己肤浅一想,可能还是因为真知灼见吧——虽然一眼望过去,每个篇幅都不大,也许只是讲出了一个小小的发现、体验、愿望,甚或仅仅只是一句真话,然而大漠浩瀚,金沙万点,就可以勾勒出一幅天大地大的壮观画卷。

### (三)

下面谈谈女作家。

也许是把握文体的方式不同，总的感觉，女作家们的随笔创作，不如她们的散文来得精彩。

随笔这棵大树所需要的，更多的是学识、体察、经验、思想、省悟、见解……所生长出来的理性的绿叶，而女作家们则更钟情于情感的红花。哪个女人不爱花呢？所以这不能算作缺点，无须指责。当然事实上也不全是这样，有几位女作家写随笔也是相当棒的，一点不让男性，我这里并无女权主义的“争”势。

几年前，我曾说李国文先生的随笔水准超过他的小说创作，并当面问他此话有没有冒犯龙颜？国文先生非常大度，笑说任何读者都有权按自己的想法品评作家；现在，我想把这同样的识认放在张抗抗女士身上。

张抗抗的随笔写得极有感觉，她自己写的时候也觉得笔底生风吧？这些年来，她很写了一大批随笔，可以说都在水平线以上，有一些成了名篇。比如1992年写的《牡丹的拒绝》，“以独特的求花不遇视角正题反作，在书卷墨香中完成了一次心灵的跋涉。”（引自拙文《散文观潮》，见1993.7.22《文学报》）张抗抗随笔的特点是以思想见长，在见解上与男作家不分轩輊，因而可说是阳刚的，但在行文上又有着女作家特有的阴柔美，所以也很耐读。1998年是上山下乡30周年，关于“知青”的文章和书籍发表出版了不少，张抗抗也写了不止一篇，引人注意的是她的自审意识——对一代人当年铸成的大错的痛苦自责——终于打破了多年来对此话题的小心翼翼的集体性回避，这需要相当的胆识和勇气。请看她在《无法抚慰的岁

月》中是这么说的：

“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，是政治的殉葬物。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，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一代人，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。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，已是昨天的噩梦，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，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，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？

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，然而许多老三届人至今不敢正视自己曾入的歧途，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时代去承担，便轻易地将自己解脱。”

张抗抗此言重矣，果然就招致来反驳意见，有的还相当激烈。但社会上的反应是很好的，尤其在老一代知识分子中引起喝彩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：一代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小将里，终于有勇敢者站出来承认属于他们自己的错误了，这标志着这一代人的进步，虽然这一天本应来得更早一些，但毕竟是来了。

匡文立的《书生谈兵》全文9 000字，这里是节选。这篇文章从一个女性手下倾泻而出，多少让人有些迷惑不解，因为它实在太雄性了，实在不该是女子涉足的领地。好比对人见人迷的金庸金大师，手捧着书读我还能接受，但直观电视

剧则绝对不行,因为屏幕上老是打打杀杀的,还没说上三句话呢,得,就动手打起来了,血就流出来了,脑袋就掉了,多么残酷,我坚决拒绝这寒气逼人的刀光剑影。可是爱穿红衣服爱说笑的匡文立女士,不但把一幕幕战争活剧看得津津有味,还发议论,议论得还挺到位,文章还写得文诌诌的,真是“邪门”,大概是边塞古诗读得多的缘故?

夏晓虹的《结缘梁启超》,张立勤的《树中的女人》,何向阳的《三只悲剧里的狮子》,都显示出读书女人的沉静,她们都是幽香型的兰花、水仙、丁香一类,不贪热闹,远离中心,在安静的时光中以读书为乐。感谢她们,为本书增添了兰心蕙质的美丽。

也许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了,本书越往后读,女作家出现的频率越高,最后5篇干脆让5位冰雪聪明的小姐包了。这是只有到了本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出现的现象,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:女作家在文坛的比重越来越大,影响也越来越大。这当然是社会进步的标志,说明了随着时代老人越来越年轻、开放和活泼,社会的文化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,女性的智能逐渐被发掘出来,并慢慢得到承认进而被珍视。

不过,作为一个女性,我很清楚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,与漫漫岁月相比,我们在时间上的劣势实在太过于明显,所以,我们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大陆、一座比较低矮的山峰、一条浅浅的小河。要提高和赶上去,还要艰苦奋斗,艰苦奋斗,艰苦奋斗。对这个世界来说,光靠美丽,光靠沉静,光靠兰心蕙质,光靠冰雪聪明,显然是远远不够的,培根曾经说过:

“研究历史能使人聪明,研究诗能使人机智,研究数学能使人精巧,研究自然哲学能使人深远,研究道德学能使人勇敢,研究理学与修辞学能使人知足。”问问自己,我们还差着多少?!况且,相对于16世纪的培根时代,400年来人类又创建了多少新的学科,又积累了多少新的知识,又取得了多少新的进步?又况且,人生短促,岁月稍纵即逝,能织出一小片属于自己的云锦,已属多么不易……

#### (四)

在编辑本书的同时,我还编选了一本《1998中国最佳散文》。两相比较,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:

有的作家,包括功力深厚的大家,随笔写得很棒,一流水平,可是他的散文赶不上他的随笔,恕我直言举例,比如张中行、金克木、周汝昌、来新夏等等老先生,还有牧惠、李国文、李文俊、舒展、葛兆光、周国平等先生,年轻的则有陈平原、孙郁、王干、张颐武、伍立杨诸位;而有的作家则恰恰相反,散文一流,随笔却总也写不过散文,比如邓友梅、冯骥才、刘成章、贾平凹、素素、王开林、池莉、迟子建等;还有第三种情况,是呈交叉状态,就是说散文、随笔都写,能写得不分高下,旗鼓相当,都有名篇可以代表其水平,比如季羡林、林斤澜、王蒙、谢冕、刘心武、雷达、梁晓声、张炜等先生。以上三种情况,除本书之外,还有别一些作家也是这样。

从上面的名单粗粗一看,就会发现,似乎是,研究学问的、擅长逻辑思维的学者们,更能写好随笔;而研究社

会生活的、擅长形象思维的作家们，更能写好散文。但马上问题就来了，第三种情况呢，如何解释？

我这么说，绝没有褒谁贬谁的意思，而只是想借此设三问：

第一，这里面除了我们一向认为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之外，有没有个人缺陷方面的问题？

第二，如果有，我们能否对作家说，请做学者型作家，把您的作品写得更有书卷气更有厚度；再对学者说，请做作家型学者，把您的论文写得更有文采更好读？

第三，如果双方互补，我们是否就能找到一条提高写作水平的平坦大道？

坦率说，这三个问题，我自己都没想明白，就此，请教于各位方家与读者。

这三问，也算我是对本书不能光说好的一种思考。

本书名为《1998 中国最佳随笔》，为了不辜负“最佳”二字，我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，尽可能广泛浏览，以至于一次又一次延宕交稿。可我当然有自知之明，知道一个人的视野是多么有限，况且个人的水平又局限了选择，因此，肯定有佳作遗漏，只好预先向作者和读者致歉。

同时，我又可以比较气壮地说，这是我编辑的第 14 部散文随笔集了。以前已经出版的 12 部，都得到了文坛的肯定和读者的好评，这是因为我选得很严肃、很认真，没有粗制滥造的糊弄行为。希望大家也能喜爱本书。谢谢！

1999.2.16—2.22 于北京南郊西马场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序'98 随笔浏览·····          | 韩小蕙   |
| 张中行 谈天二题·····           | (1)   |
| 心声偶录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(6)   |
| 季羨林 漫谈散文·····           | (13)  |
| 金克木 什么是“孤三角”?·····      | (21)  |
| “子”·“妻”·语法·····         | (24)  |
| 周汝昌 白话与文言·····          | (27)  |
| 张世英 嗟来食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31)  |
| 吴冠中 邂逅江湖·····           | (33)  |
| 黄宗江 未名湖情愫·····          | (38)  |
| 艾 煊 两个月亮·····           | (42)  |
| 林斤澜 温故知新·····           | (44)  |
| 来新夏 老言无忌·····           | (52)  |
| 谷 林 片言只语见性情·····        | (56)  |
| 思适小札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(59)  |
| 何满子 想入非非三题·····         | (62)  |
| 盯住“冠盖往来”为哪般·····        | (65)  |
| 袁 鹰 景仰马寅初, 感谢《马寅初》····· | (69)  |
| 汤一介 从沙滩到未名湖·····        | (73)  |
| 牧 惠 洪秀全“自慈而亡”·····      | (80)  |
| 以器识为先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87)  |
| 姜德明 陈寅恪一事·····          | (91)  |
| 李国文 大师太忙·····           | (93)  |
| 小人礼赞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(103) |
| 李文俊 “钢琴! 钢琴!”·····      | (113) |
| 读词典的乐趣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114) |
| 邓友梅 吃在天津·····           | (117) |